

揭破海峡两岸分裂的历史哑谜

蒋桂势力大抗争

——国民党内战纪实

黄继树著



漓江出版社

蒋桂势力大抗争

——国民党内战纪实

下 册

黄继树 著

漓江出版社

.

(桂)新登字03号

蒋桂势力 大 抗 争

上、下 二册

黄 继 树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荔浦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8.125 插页16 字数:376000

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1—10000册

ISBN 7-5407-1677-0/I·1082

全二册定价:23.8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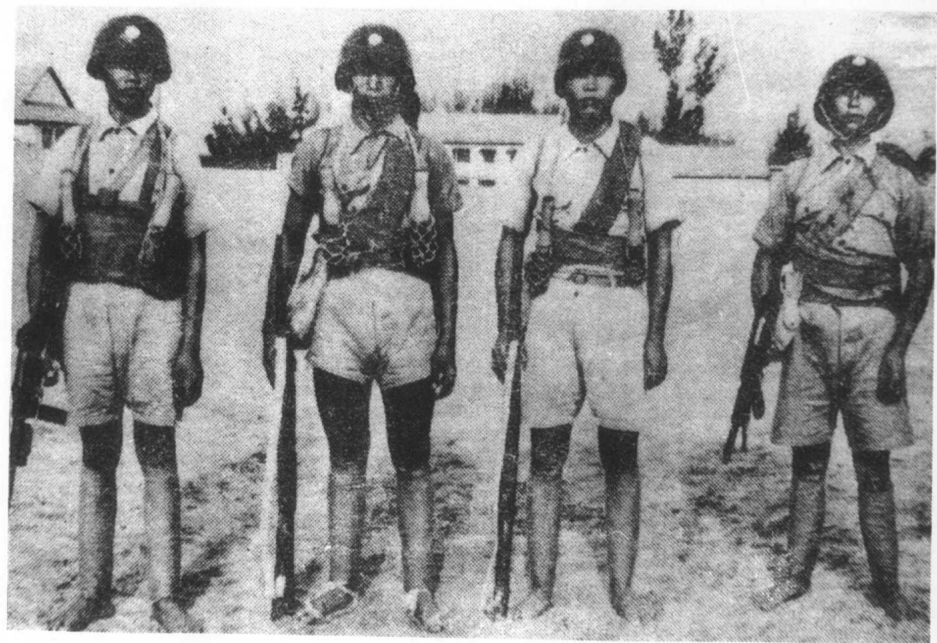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

1949年12月25日，李宗仁
由香港乘机飞往美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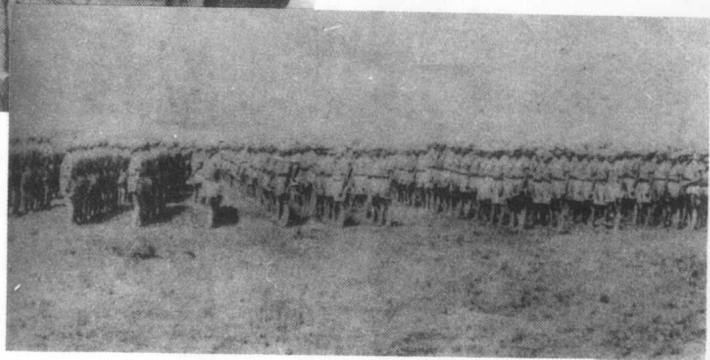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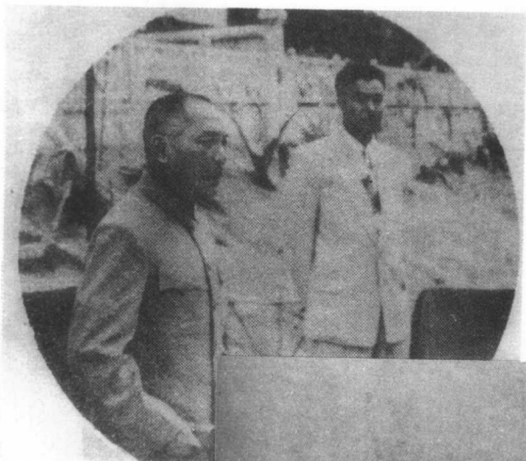
逃往越南的桂系残军,被法国殖民军困于蒙阳集中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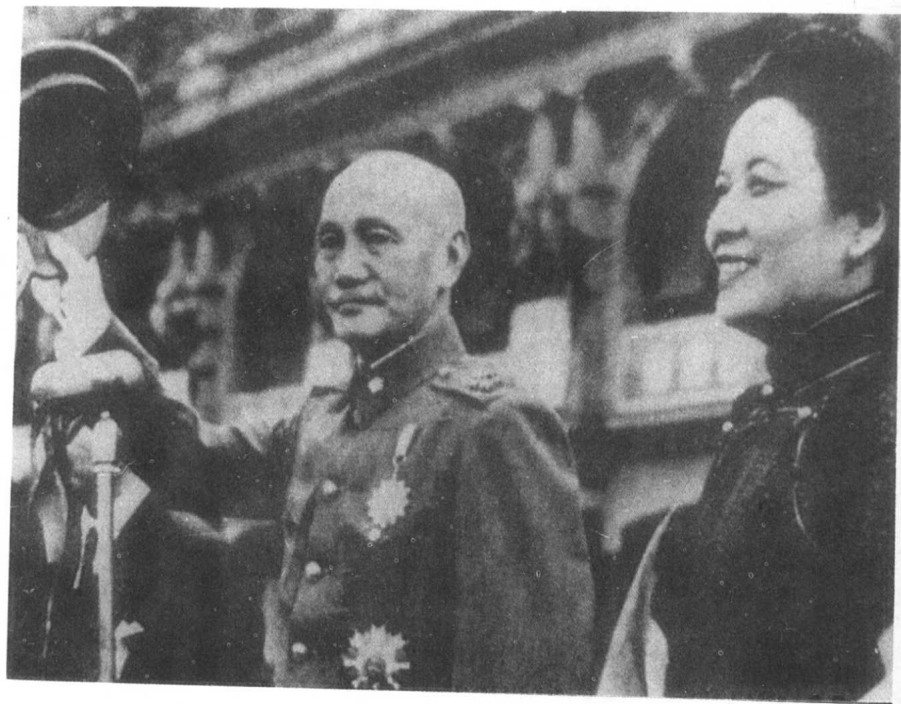
在越南富国岛的桂系残军。



富国岛上多毒蛇猛兽，桂系
残军赤手空拳捕捉一只老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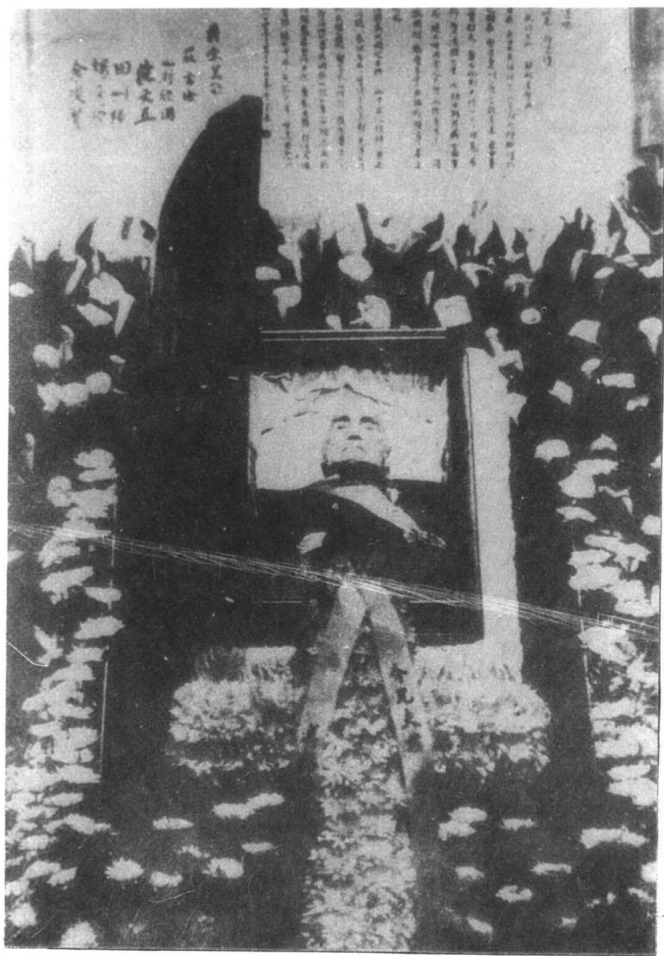
蒋介石派特使林蔚由台湾
潜往越南富国岛，给桂系残军训
话。



1950年3月1日，蒋介石在台北宣告重新上台复行视事，李宗仁从此失去了“代总统”的名义。



1965年7月20日，李宗仁
回归祖国，在北京首都机场受到
党和国家领导人热烈欢迎，左起
彭真、贺龙、李宗仁、周恩来、郭
德洁。



1975年4月5日，蒋介石在
台北逝世，享年八十九岁。

第十三章

残局中的抉择

李宗仁冷笑着，把大印放入盒，重新锁到保险柜里，他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作用和价值。



桂林文明路一百三十号是李宗仁的私宅。这所建筑秀气的中式楼房，地处闹市，却又十分幽雅静谧，院子里有几株花芽绽开的玉兰，几丛挺拔俊逸的翠竹。院子后面，是微波荡漾的杉湖。这正是农历谷雨刚过的时候，是桂林的多雨季节，密密的雨滴，击打着玉兰树叶，落下一地的乳白花瓣，院子里清香四溢。杉湖上弥漫着一层烟波，淅淅沥沥的雨，没完没了地下着，给人一种沉郁惆怅之感——这桂林的四月！

李宗仁到桂林已经三天了，三天都是在这样的雨天中度过的。他很少出门，除了到楼下会客外，便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踱步，或者坐到阳台上默默地看着雨中朦胧的杉湖。

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卷长卷，卷首《关于时局的建议书》一行毛笔楷书赫然醒目。他背着手，站在书桌前，不知是在欣赏那挥洒俊逸的字体，还是在琢磨建议书中那说理透彻、无懈可击的内容。这份建议书，是由广西极有名望的立法委员李任仁领衔给他上呈的。李任仁早年曾在会仙圩两等小学教过书，白崇禧便是



蒋桂势力大抗争

他的学生。李任仁是桂系中的开明人士，他思想进步，已加入了李济深领导的民革，并当选为中央委员。昨天，他把这份由在桂林的数十名桂系高、中级干部签名的建议书交给李宗仁时，非常郑重地说道：

“德公，现在和平是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。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的内战，民怨沸腾，人心尽失，失败已成定局，我们应谋自全之道。桂林是蒋介石军警特务势力所不能及的，德公决心和平，在桂签署和平协定，仍不失时机。”

李宗仁沉吟不语，李任仁又道：“德公，你想过没有，蒋介石在大陆失败，尚有一台湾可以负隅，你如在大陆失败，连一条退路也没有啊！广西地瘠民贫，实力有限，想与共军对抗，无异以卵击石，目前应不惜一切，签署和议，方是唯一之出路。”

“重毅①先生，”李宗仁颇感动地说道，“我既然回到桂林来了，就不想再下广州也不想糜烂广西！”送走了李任仁，又迎来了个风尘仆仆的陈雄。

“杰夫，你从哪里来？”李宗仁把陈雄邀到客厅坐谈。

“从香港来。”陈雄一边说话，一边从皮包里取出一封信交给李宗仁，“这是季宽给你的信。”

“啊，季宽在香港干什么？”李宗仁一边拆阅黄绍竑给他的信，一边问道。

“季宽要我来告诉你和在桂的同胞，共产党对和平是有诚意的，绝不会说假话。他说老白和一些弟兄们有穿草鞋上山的思想，这是自杀！他说德公你无论如何不能下广州，已经跳出这个火坑，就不该再陷下去，否则就不能自拔。请德公早下决心，季宽



正在香港准备组织立法委员们起义。”陈雄说道。

看来，黄绍竑是永远不会再回到桂系团体中来了，李宗仁只感到一阵悲哀。他看完黄的信，对陈雄道：

“你们不要着急，我是不会轻易下广州去的！”

因有了李宗仁这几句话，桂林那雨雾弥漫的上空，顿时绽开一片光明的和平曙光来。

这一日，李宗仁没有会客，他独自在楼上的房间里踱步，一边抽烟一边思考应付时局的办法。他从南京逃出来，身边只带着那颗“中华民国总统之印”的总统大印。现在，唯有这颗大印，才能证明他的确实身份。昨天夜里，他做了个噩梦，梦见蒋介石来抢他的大印，他把大印紧紧地抱护在胸前，蒋介石却死劲地要掰开他的双手，他们正抢得难分难解的时候，忽听身后有人大喝一声：“不许动，把总统大印交出来！”李宗仁和蒋介石回头一看，只见一队手持美国造汤姆逊式冲锋枪的共军冲了进来，一齐用枪口顶住他们。李宗仁和蒋介石吓得大惊，双方不约而同地把手松开，只听“叭”的一声，那颗总统大印掉在地上，被摔得粉碎，他和老蒋都当了共军的俘虏！醒来之后，他觉得身上冷汗微出，惊惶不已，早晨起床之后，那眼皮兀自跳个不停。他在房里踱了几圈，想起夜里那个晦气的噩梦，感到很不放心，忙掏出钥匙，打开保险柜的铁门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紫檀木盒子，拨开密码锁，取出装在盒中的那颗代表国民常政府权力和他本人身份的大印，像鉴赏一件稀世珍宝似的，左看看，右瞧瞧，还不断地抚摸着，嘴里喃喃自语道：

“你们拿不走的！拿不走的！”



蒋桂势力大抗争

他拿起大印，往印泥上按了按，在一张总统专用签上一盖，一个硕大的鲜红方印赫然印在了纸上。他端详着，俯视着，脸上显出一副满足的笑容，仿佛国民党政府的疆土、桂系的本钱仍然完完整整地掌握在他手中。

“老蒋算什么？嘿！他不过还有点兵、有点钱罢了，可他沒有这个大印！”

李宗仁冷笑着，把大印放入盒内，重新锁到保险柜，他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作用和价值。这是自逃出南京以来，他第一次感到自己身上还有一股力量，这股力量，使他在与中共或老蒋讨价的斗争中，有一种特殊的作用。假如把他和老蒋放在一台平秤上掂一掂分量的话，这个总统大印便是他的一个大筹码，是他的全部优势所在。目下，国民政府的行政机构行政院在广州，但他作为代总统却勾留桂林，广州等于没有政府。记得黄绍竑从北平回来时，曾悄悄对他说：“德公，你只要把总统大印佩在身边，离开南京后，在国内什么地方都仍可与中共签署和谈协议。”黄绍竑在信中也谆谆劝他：“……在南京签字确有困难，在桂林则可重开和议，此乃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也！”

“和议，和议……”李宗仁反复念叨着，信佛要悟出它的真谛，掂出它的分量，析出它的利弊。他是靠借助和平力量夤缘时机上台的，和平的含义，便是国共双方就地停战，共军不得过江，划江而治。可是，如今长江天堑已失，共军已逼近沪杭，他和白崇禧划江而治的幻想彻底破灭了。现在，“和平”的含义又是什么呢？他走到地图前，视线从湖南、广东、广西逐渐移动到贵州、云南、四川。